

吉林师大教育系资料室

78年4月16日

图书、期刊、资料专用

评冯德心理学

潘 菽



重庆师范学院心理学教研组翻印

一九七九年二月

评冯德心理学

(未定稿)

潘 菽



01920974

冯德关于唯物论心理学的理解值得首先看一下。冯德在讲到他之前和在他那时候已经存在^{by}心理学的时候说，心理学有两大类，即属于过去而已陈旧的“形而上学心理学”和属于他当时的新的“经验论心理学”，⁹³①而前者又分为“心灵论心理学”②和“唯物论心理学”两种。他认为，形而上学心理学一般很少注意心理过程的依据于经验的分析和因果关系的说明，它的主要企图在于得出关于“心③的性质”的一种定义。这样一种关于心的概念取得之后，就企图从这样的概念推导出心理的经验④的实际内容。形而上学心理学区分于经验心理学的特征在于前者并不从别的心理过程来推导出心理过程，而是从某种完全不同于这些心理过程本身的基底东西⑤来推衍——或者从一种特别的心灵原料⑥的表现来推衍，或者从物质的过程和属性来推衍。这样就产生心灵论心理学和唯物论心理学。心灵论心理学假定心的性质是“超感觉的”，心灵是永存的。唯物论心理学则把心理过程归属于和自然科学用来假定地说明自然现象的同样的物质的基底东西。照这样的观点，心理过程，就象生理的生命^{过程}那样，是和物质细粒的某种组织联系着的，而这种组织在个体的生命期间形成并在生命终了时破坏。这种心理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在于它否认心灵论心理学所说的心的性质的超感觉性。为了加强它

的地位，这种心理学可以采用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把心理学研究的经验内容用一种含糊而不确切的关于脑的分子过程理论（“机械”唯物论）来说明。一种办法是把感觉看作一切物质细粒，或者特别是脑分子，所有的一种必然的属性。在后一情况下，这种心理学把一切复杂的心理过程都看作是那种感觉的组合，并把它们的产生解释为生理的脑过程的种种不同的组合的结果（“心理物理的”唯物论）。唯物论心理学和心灵论心理学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它们都不用经验本身来说明心理的经验，而企图从关于在某种形而上学（在冯德是玄学的意义）的基底东西中设想其发生的假定的过程的某种事先的设想来推导出这种经验。这就是冯德关于唯物论心理学的理解的大概。⑦冯德又指出⑧霍布士和梅特里以及霍尔巴哈的心理学理论是机械唯物论的，而狄德罗和海尔维希斯⑨的心理学理论则是心理物理的唯物论⑩的。这里所引证的冯德关于唯物论心理学的见解显然蒙上了他自己的唯心经验论的偏见，对它作了歪曲的难于令人明白了解的说明。他所说的唯物论心理学当然只是旧的唯物论的心理学。即使这样，他的理解也显有太多不确切以至歪曲的地方。不过其中有几点是可以辨认出来的，那就是：他错误地把唯物论心理学归属于形而上学（玄学意义的）心理学。这是和所有近代唯心论者都把唯物论贬之为形而上学是同样的意图。这是一。他把唯物论心理学说得好象也是研究他所说的经验的。这是二。他错误地认为自然科学和唯物论心理学一起对所研究的“现象”或“过程”所有的说明都是超经验的假设性的，因此是不合理的。这是三。他所提出的“心理物理的唯物论”这一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不会有这种唯物论，因为这其实只能是心物二元论。这是四。他错误地认为

唯物论心理学的错误就在于不把对象孤立起来，就“经验”论“经验”地去看待，而其实唯物论心理学的根本的正确地方就在于把心理过程和其它物质的东西或过程联系起来去理解。这是五。他错误地认为，唯物论心理学只是从唯物论的假设性前提推导而得的结果，并已成为过去的，陈旧的东西。这是六。总之，他是企图给唯物论心理学完全蒙上他自己反动的唯心经验论的偏见描述从而予以否定的。

① Empirical Psychology · Psychology

② Spiritualistic

③ Mind

④ Substratum

⑤ Substratum

⑥ Mind—substance

⑦ 以上引证均见冯德的《Outline of psychology》英译第三版，1907，页6—8。

⑧ 同⑦，页18。

⑨ Helvitiens

⑩ Psycho—physical Materialism

冯德在区分不同的心理学派别时，把包括唯物论心理学和心灵论心理学的所谓形而上学心理学和经验心理学互相对立起来。这也是出于他自己的唯心经验论的偏见。照他的说法，好象形而上学心理学和经验心理学之间有一条鸿沟。其实，要说有鸿沟，那只能存在于唯物论心理学和心灵论心理学也是唯心论心理学之间。他那样地划定鸿沟是谬误的。他认为形而上学唯物论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把心理过程归属于和自然科学用来对自然现象作出“假设性的说明”的同样的物质的基底东西。这样，岂不是所有自然科学也都同样是形而上学（玄学）的吗？并且，如果那样，岂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心理学应该是最具有科学性的吗？然而，他却认为形而上学唯物论心理学只是形而上学的，是已成为过去的陈旧的东西，而严格依据于经验本身。以经验说明经验的心理学才是近代新兴的为他自己所要研究的科学的心理学。这是事实上说不通的。此外，对经验如果不谈观点的不同，那末，经验心理学固然要通过经验来进行研究，但“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心理学，如冯德所说，也是通过经验来研究的，而“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心理学也不能不是这样。那末，怎样能把“形而上学心理学”和经验心理学那样地以经验和非经验为界而对立起来呢？所以，照冯德那样划分的鸿沟是包含着根本的矛盾的，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很明白，鸿沟只能划在唯物论心理学和唯心论心理学之间。不仅所谓形而上学心理学有唯物和唯心的基本划分，要说有经验心理学的话，也是这样。冯德所宣扬的“经验心理学”其实就是一种唯心论心理学，并且在一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心理学。

为什么冯德要对不同的心理学作那样不恰当的混淆是非的划分呢？那主要是想把他自己所积极提倡的“经验心理学”和“形而上学心理学”划清界限，也就是和唯心论心理学以及唯物论心理学都划清界限，以表明他的经验心理学既不唯心也不唯物，是超出于它们之上的，是和它们都不搭界的。冯德达到了这个目的没有呢？能说得通吗？没有，也不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心理学也和其它科学一样，并且更甚于其它科学，总不能不采取某种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即哲学作为它的理论基础，而哲学总不外乎是唯物的或唯心的或者既唯物又唯心即二元论的，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因此，心理学，从它的基本哲学理论基础来区分，也总不外乎是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或者二元论的。因此，不可能有和唯物论心理学与唯心论心理学都对立的或者并立于它们之外或超出于它们之上的什么心理学。妄想有那样的心理学只能是妄想，或者是自欺欺人。作那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唯心论的虚构想法，正是妄图借此掩护来贩卖一种唯心论的。冯德定出那样的分界，还有另一种意图，就是要说明所谓唯物论心理学和唯心论心理学都是过去的了，都是属于玄学性质的（形而上学的），陈旧的，不合乎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的，而他的经验心理学则是后起的，新生的，合乎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因而是可以和它们相媲美的。这也是虚妄的不会符合客观实际的想法。至少就旧的唯物论心理学而论，虽然确乎是旧的了，但决不能给它扣上“玄学性质”这个帽子。而冯德所说的经验心理学的特点，即只用别的心理过程来说明心理过程，避免假设性说明，即避免非心理的东西作联系，那却是把经验看作独立存在的东西，

把“心理过程”人为地孤立起来去作考察的办法。这倒是地地道道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办法，也就是他口头上要与之划清界限的主观唯心论的办法。事实上，冯德所要宣扬的经验心理学不过是一种唯心经验论的心理学，即一种经过乔装打扮的、企图掩盖唯心论的外貌的主观唯心论的心理学，其实质就在这里。这样的心理学怎么能成为既不唯物也不唯心或者超然于二者的斗争之外的东西呢？近代科学（其实古代科学也是这样）都基本上是站在唯物论一边的。要避开唯物论，就只能走向唯心论，就不能走上科学的道路。唯物论成分的多少和科学性是水涨船高的。所以，冯德在不同的心理学之间划出那样一种基本的分界只是表现他自己的一种谬妄的意图，也正是从一种主观唯心论出发的反映。并且他要和“形而上学心理学”划清界限，其实主要是为了要和唯物论心理学划清界限，从而在“经验心理学”的掩护之下来兜售一种不能不是十分牵强、破绽百出的主观唯心论心理学。

(四)

从冯德关于心理学的对象的说明，①就可以看到他的主观唯心论面目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了。他说，“心理学是把经验在其直接品质之下的全部内容作为处理的主题的。”②这个说法^{需要}略加解释。冯德认为经验原是单一不可分的，但“每一种具体经验都随即分为两个因素，即一个呈现于我们之前的内容和一个对于这个内容的我们的领会。我们称第一种因素为经验的对象，而第二种因素则称为能经验的主体。这种区分指出了处理经验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方面，那是关于作为离开主体而独立的经验的对象的。另一个是心理学的方面，它探究经验的整个内容，但联系着主体并照顾

到这个内容由主体而直接获得的属性。因此，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称之为间接经验的观点，因为它只有把另从存在于一切实际经验中的主体因素抽象出来才能得到；至于心理学的观点则可以称之为直接经验的观点，因为它有意地舍弃抽象及其一切后果。^③这样一些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极度歪曲的说明引起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经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对经验的理解有根本不同的两种。一种理解认为经验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或情况的在基本上是直接的认识。这也就是一般人们和唯物论者对经验的理解。这是正确的理解。另一种理解认为经验虽有主体但它好象是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可以作为不属于任何经验的人的东西，它的内容就是它的对象，就是一般所说的客观事物，因而把构成经验的对象的客观事物错误地当作经验的内容并因而把经验和构成它的对象的客观事物混同起来或者更进一步把整个世界都看作由经验所构成。这就是包括经验一元论者、经验批判论者和纯粹经验论者等在内的一切唯心经验论者的理解。^④这当然是非常荒诞的理解。从上引说明可以明白看到冯德对经验的理解，就是地地道道的在那时已在资产阶级思想流行唯心经验论的理解。把这样地理解的经验作为对象的心理学当然只能是完完全全的主观唯心论心理学。这样的心理学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宣扬和卫护资产阶级的唯心世界观，为没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⑤

①前引书，页1—3。

②前引书，页4。

③前引书，页3。这里几处的着重号都是原有的。

④唯心经验论的意图是要逃避唯心唯物的争论，要宣扬一种妄图超出唯物唯心之上的哲学。它所要逃避或反对的实际上

是唯物论。它恰恰成为一种最狡诈、最具有资产阶级的欺骗性，因而也是流毒最广的一种唯心论哲学。

⑤即使是唯物意义的经验心理学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倾向于片面强调感性认识而轻视理性认识。所谓“经验科学”也是这样。

(五)

冯德的唯心经验论心理学的出发点，即他那样地说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区分，是不可能成立的。照正确的、符合于实际的意义来说，经验只能是经验主体的经验，不是某一个主体的经验就是某些主体的经验，决没有能从主体抽离开来而独立存在的经验。经验总只能主要是人，在生活、实践中的直接认识活动，决不是什么实体性的东西。因此，所谓“间接经验”是不可能有的，是纯粹的捏造，是唯心经验论者用唯心的观点去看世界所得到的虚妄结果。所说的“间接经验”既不存在，也就没有与之相对待的所谓“直接经验”。经验只有一种，即一般人说话中所说的经验。再，冯德所说的“间接经验”是指经验的所谓“内容”，就是经验的对象。经验的对象当然是有的，没有对象就不能有经验。但经验的对象，照正确的意义说，只能是被经验到的客观事物，只能是和经验相对待的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本身的性质是怎样。客观事物原来就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东西，怎么能反过来说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呢？所以，“间接经验”的说法是把被经验到的客观事物归属于经验而成为经验本身的一种成分（“因素”或“内容”）的荒唐说法。这完全是主观唯心论者赤裸裸的造谣。经验是一种过程，一种作用，是由一个主体针对某种客观事物而产生的。主体和客观存在的对象显然都不属于经验本身而构成经验的什么“内容”

或“因素”。经验是因客观存在的对象而产生的，基本上是直接的认识过程。经验的对象决不能说是包含于经验本身中的什么东西。只有主观唯心到了极点的人^能才作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论断。冯德的唯心论经验心理学的出发点完全不能成立，是完全虚妄之谈，就只能全盘都错。

(六)

要了解心理学是什么一种科学，弄清楚它和其它科学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冯德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以经验为研究对象的，但用不同的观点来对待经验，即前者研究的是“直接的经验”而后者研究的是“间接的经验。”①这是非常成问题的。首先，照冯德所说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区分，那是完全出于捏造，是主观唯心论者的自欺欺人之谈，已如前述。近代的主观唯心论者为了掩盖自己的主观唯心论，硬说经验可以被看作独立存在而成为就是构成外在事物的东西（冯德则名之为“间接经验”）。因此而产生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自然科学都说成也是研究经验的科学。照冯德的那种唯心经验论的谬误观点，这当然是应该得到的一个谬误结论。这种结论和人们大家知道的最明白的事实是完全相违背的。这种结论必然要导引出的另一个荒唐的结论是：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原来只是他自己的或其他不知是什么人的经验所构成。这样，认为自然科学是以经验为研究对象这种说法的荒谬性就在明亮的太阳光照耀之下暴露出来了。自然科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自然事物，即自然产生、自然存在、独立于人们的认识之外的事物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是研究经验的，那还能成为什么自然科学呢？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既有这样的严重错误，对

和自然科学那样地联系起来的心里学的理解就只能也是严重地错误的。严重的错误在于把所说心理学研究的经验也看作是孤立存在、自生自足的东西（即冯德所强调的心理过程必须用心理过程来说明这种谬误看法），②只是和主题还保持名义上的连系，而正常的经验和所因以产生的对象即客观事物不能没有的联系则被完全割绝了。这样，怎么还能对经验取得什么正确的了解呢？在另一方面，即使对经验作了正确的理解，说心理学是研究经验的科学，也是很片面的看法。因为经验主要是感性认识的意思，而心理学关于认识活动的主要问题却在于思惟方面。此外，还有情意的问题。冯德自己也承认照他所说的心理学所获得的知识只是“直接的和知觉性的。”③那么，这样的心理学不是十分残缺不全的吗？由于这样的残缺不全，对所残缺的部分固然不会有应有的了解，对所不残缺的部分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了解，因而对全体的了解也不会恰当而正确。因而，片面强调经验即感性认识而轻视以至抹杀理性认识的任何科学的科学性就很成问题。至于对经验作主观唯心论理解的经验心理学就更谈不上。

①②均见前引。

③前引书，页5

4.6
(七)

冯德还提到心理学和所有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关系，即他所说互相补充的关系。当然，所有不同的科学或者任何两种不同的科学都多少是互为补充的。因为不同的科学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在领域上的分工来对这个世界取得确切的认识。但冯德所说自然科学和心理学

的补充关系却有他自己的特殊意义。关于这一点，前条已间接有所说明。冯德自己说明则是说：“不仅意味着前者是研究从主体尽可能抽象开来以后的对象事物的而后者则是研究主体在经验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的，并且它们在考虑经验的任何单个内容时都采取不同的观点这一意义上也是互为补充的。”①他又说：“决没有一种自然现象不可以从另一个观点看而成心理学的一个对象。一块石头，一株植物，一个声音，一束光线，当作为自然现象来处理的时候，就是矿物学，植物学，物理学等等的对象。然而，由于它们同时又是观念，它们也是心理学的对象，……。”②（！）冯德还肯定说，“自然科学是研究从经验的主体抽象开来以后的经验内容的”。③可以看到，冯德把问题搅得如何地混乱！总之，他无非是把经验的“内容”理解为它的对象即客观事物，而又反过来把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东西，如石头，植物等等和“观念”即“经验的内容”等同起来。总之，他错误地认为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研究“经验”的，只是观点不同罢了。这样，当然两种科学就具有很密切的互为补充的关系了！然而，这样理解的补充关系是主观唯心论的荒诞之见。石头，植物之类决不能“同时又是观念”。作为经验内容的“观念”决不就是经验的对象或客观事物。两者之间有原则性的区别，决不容许混作一谈。把两者混作一谈只能是主观唯心论者的谬论。不过，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确有一种特殊的，不只是由于分工而获得的补充关系。这是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经过一定的认识过程所得到的结果。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不能不是通过人们的经验及其它认识过程的。并且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斗争，因而也要通过一定的往往是很坚强的意志活动。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本身确实至少有一部分是属于心理学所应该关心的问题。这就是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确实具有的一种特殊的补充关系。

冯德也讲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他称社会科学为“精神科学”。他认为心理学“对一切精神科学”“提供基础。”①他说：“所有这些科学，如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和社会科学，都把能知和能动的主体同对象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直接经验作为它们的题材。没有一门精神科学使用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抽象和假设性的补充概念；颇为相反，它们都接受了观念和伴随着的主观作用作为直接的实在。〔？〕然后，所作的努力是用这种实在的单独成分的相互作用说明它们。〔？〕每一门特殊的精神科学所用的这种心理学的解释方法必然也是心理学本身中的进行方式”。②〔？〕这里所表达的主要论点是，精神科学（现在一般所说的社会科学）也是用“直接经验作为它们的题材”的。这一论点的严重谬误性是显然明白的，不用多说。说心理学能对“一切精神科学”“提供基础”，这也是谬误之谈，因为这就抹杀了心理学却有很多地方要从社会方面得到说明这一事实。如果说心理学可以对不同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程度上可以有所帮助，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冯德在这里的主要错误在于把社会科学心理学化。此外值得注意到的一点是，冯德在这里说“直接经验”是主体同对象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就把“对象”似乎看作是存在于经验之外而决定着经验的东西即客观的东西了。他在另一地方也说，“经验的一些成分，例如感觉，是客观过程对主观的影响的结果。这类客观过程，就它们的客观品质看，是不依赖于主体的。”③这就是说，感觉这类经验成分是由一些客观过程引起的，而客观过程是有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品质的。这就表现了一种唯物论的倾向，显得和冯德自己主要的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思想自相矛盾了。这其实就是在主观唯心论的思想体系中往往掺进

一些唯物论观点的一种表现。这是所有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论共同的一个特点，表现出主观唯心论总是不可能彻底，或者故意掺杂一些接近唯物论的说法来掩饰自己，蒙混别人。

①、②前引书，页3。

③同，页5。

(九)

冯德规定心理学要以“直接经验”为对象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心理学”所有的唯物或唯心这种假定，而实际上是为了反对唯物论心理学，但结果只能成为一种并不太妙的唯心论心理学，已如前述。另一个主要理由是要反对以“内部经验”为对象的心理学。因为这种心理学认为经验有内外之分，而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就是以此为界的。冯德认为，这就产生一个内外经验的关系问题，就要引起“心身关系”（即“心物关系”）这种问题，而要解答这种问题就不得不采用形而上学的“事先假设”，其结果仍要把形而上学的成分引进心理学的研究中来。①因此，冯德认为，只有以既包括主体方面也包括对象方面，没有经过抽象的完整的“直接经验”作对象的经验心理学才能不陷入这种困境。他认为经验并没有内外之分，只是对同一的经验采用不同的看法。他说：“从这样的观点看来，心理事物和物理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完全消失了。〔！〕它们完全不是什么不同的事物，而是经验的同一内容。这种内容，在一种情况即自然科学的情况下，是在从主体抽象开来以后来加以考察的。在另一情况下即心理学的情况下则是把它在它的直接品格和对主体的完全关系中来加以考察的。当这样来看的时

候，关于心理事物和物理事物的关系的一切形而上学假设就都不过是要解决一种如果把事情作了正确的叙述的话就决不会存在的问题的一些企图罢了。因此，心理学必须抛弃关于心理过程的相互关系的种种形而上学的补充假设，因为这种过程都是经验的直接内容。……只有在这样的观点的基础之上，即在把两种形式的知识摆在它们的真实关系的基础之上，心理学才可能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经验科学。也只有这样的时候，生理学才能成为心理学的补充科学，而心理学则成为生理学的辅助科学。”②这是多么超然的混同一切的看法！在这里也就更可以清楚看到，冯德主张“直接经验”的心理学的表面意图是要躲开唯物和唯心的“纠纷”而真实的意图则是要躲开唯物论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假设”的问题。他企图把经验说成一切，替代一切。把“心理事物”和“物理事物”都说成是“经验的同一内容”。“完全不是什么不同的事物”。这样一来，当然“心理事物”和“物理事物”的差别连同所引起的一切问题都好象在他的眼睛之前一下子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历史上长久以来有深深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问题被解决得多么容易！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把鞋刷子和哺乳动物摆在一起，并不能使鞋刷子就长出乳腺。③“心理事物”和“物理事物”的实质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容混同也混同不了的。混同的结果只能是使整个世界都成为一团混沌的经验。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但不过是颇廉价的一种唯心论。可见所躲开了的乃只是唯物论。冯德这个孙悟空还是没有翻出“形而上学”这个如来佛的掌心。冯德企图在“经验”这个基本前提之下使心理学和生理学合成一家，使物理学也和心理学结为至亲，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心物的统一。这样的良好心愿本身亦许是不应该予以完全抹杀的！然而，统一并不排除多样。要唯心地抹杀多样的差别来达到统一，决不是办法。其实，一切把物统

一于“心”的企图都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把“心”统一于物的道路才是康庄大道。然而冯德的资产阶级地位和僧侣主义的奴仆地位都使他只能投奔前者而害怕后者。的确，“只有在……把两种形式的知识摆在它们的真实关系的基础之上，心理学才能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经验科学。”这句话在字面上倒是基本上说对了。但关键在于什么是它们的“真实关系”，并且这里的“经验”要换成普通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说的那种经验的意义，因而“经验科学”必须理解为建立在那样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科学。此外，可以顺便提到，詹姆士虽然很不赞同冯德的心理学，但在作为他的理论基石的关于“经验”的唯心论看法上都是和冯德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走得更远，连主体客体之区分也予以否定，因而也就更反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纷纭的资产阶级心理学所可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的共同性。

①前引书，页9—10。

②同，页10—11。

③《反杜林论》，1970，北京，人民，页39。

(什)

冯德也讲到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他说：“由于心理学对于不仅构成理论知识并且同样构成实践活动的基础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予以同等的注意，并且由于它要把这些主观条件的相互关系探索明确，心理学就成为其研究结果对于哲学的两个基础即知识理论和伦理学的一般问题的探究最为直接有帮助的经验学科。因此，……在和哲学的关系上，它是初级的经验科学。”①冯德从他的唯心经

验论出发并且在他那个时代，这样说明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是不足奇怪的，只是还颇为含糊而欠明确。但应该指出两点。一是说心理学对于所谓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予以同等的注意这一点是显然有问题的。心理学应该主要是关于主观^心方面的问题的，虽然必须联系到一些客观的问题。二是说心理学是哲学的初级科学这一点也有问题。心理学并不只是哲学的初级或预备科学。哲学是关于全部世界事物的一般规律和原理的。它要指望于所有的科学知识的帮助，而心理学是其中之一，是应该和其它科学有同样的独立性。但心理学对哲学确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哲学最主要的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而心理学的一个主要而分量应该最重的问题也是关于人类的认识活动的问题。心理学应该是对哲学的认识论提供科学资料的一门主要科学。就这个意义讲，说心理学是哲学的认识论的初级学科是可以的。

①前引书，页17。

(十一)

冯德也讲“意识”。他讲的“意识”和他讲的“直接经验”在基本上是一样的意义。他在1896年第一次出版的《心理学大纲》是说明以“直接经验”或“经验的直接内容”为对象的①。他在1911年出版的较为通俗的《心理学导论》则说，心理学“这门科学要研究的是意识的事实，它的组合和联系，因而它最后可以找出这些联系和组合的规律”②。他在后一书的序言中说，读者如要对“新心理学”（指他自己所宣扬的那种心理学）得到较详细的论述，可以看他的《心理学大纲》。可见两本书的基本观点并无异